



山西历史文化丛书(第六辑)

总主编/李玉明

中兴名臣裴度

王
涛

王振芳

/著



在唐王朝被宦官专权、朋党斗争、藩镇割据折腾的疲惫不堪的时候，政坛上涌现出一颗新星——裴度，他立朝刚正，不畏权奸，特别是由于他力主削藩，才有了李愬雪夜平蔡州的佳话。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责 编:王灵善 张建英

复 审:田 红

终 审:杭海路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兴名臣裴度/王涛、王振芳著. —太原:山西人民出版社, 2002.4

(山西历史文化丛书·第6辑/李玉明主编)

ISBN 7-203-04541-2

I . 中… II . ①王… ②王… III . 裴度 - 生平事迹
IV . K827 = 42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26575 号

山西历史文化丛书 第6辑

中兴名臣裴度

王涛 王振芳 著

*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0351-4922102

<http://www.sxep.com.cn> E-mail: sxep@sx.cei.gov.cn

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印刷

*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15.875 字数: 310 千字

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3000 册

*

ISBN 7-203-04541-2

K·253 定价: 30.00 元

《山西历史文化丛书》编委会

顾问：王 谦 李立功 王庭栋 马 烽

姚奠中 侯伍杰 申维辰

主任委员：赵雨亭

副主任委员：李玉明

委员：（按姓氏笔画为序）

马玉山 马志超 王志超 王宝库

王灵善 牛崇辉 白 云 任茂棠

刘 江 刘 巍 刘在文 刘纬毅

刘贯文 成葆德 齐荣晋 李元庆

杨建峰 陈扬炯 陈墨章 张 领

张国祥 张捷夫 罗广德 武丕仁

赵劲夫 赵瑞民 赵曙光 郭维明

高 可 高专诚 高培湖 陶正刚

柴泽俊 阎广洪 梁豫秦 谢 恺

谢洪涛 楚 刀 雷忠勤

山西历史文化丛书(第六辑)

- 1 舜的传说
- 2 佛教净土宗与山西玄中寺
- 3 柳宗元
- 4 中兴名臣裴度
- 5 山西大学堂
- 6 辛亥革命在山西
- 7 三晋名笔赵铁山
- 8 忻口战役
- 9 革命先驱贺昌
- 10 山西民间艺术

目 录

一、科举入仕	(2)
二、升任宰相	(5)
三、请命督战	(10)
四、出使淮西	(15)
五、淮西大捷	(19)
六、在朝辅政	(24)
七、建功遭忌	(28)
八、奸佞陷害	(33)
九、晚年仕途	(37)
十、功高一世	(41)

副主编

王振芳

裴度是河东人，家境并不显赫。裴度的曾祖
名第，官拜殿中侍郎（分属山东）县令。父亲，曾任河南
府河阳通判处。科举上进士第，以明经科举为主，目前是指
考取进士的高级考试。初任或知县官，裴度祖父是个县令。
前文因避其避讳，益用至引。故子李吉甫嘉其孝廉，入仕
游支采薪踏西脊。今之新平幕恭王李源子于非益耕益
通力。裴度，字中立，唐河东闻喜（今山西闻喜县）人，生于公元765年，死于公元839年，他官至宰相，封晋国公，
是对唐后期历史有影响的人物。

裴度出生于一个官宦家庭，唐德宗贞元五年（789年）
他24岁时，考中进士，之后，又连中制举的博学宏词、贤
良方正、能言极谏等科，被授予河阴县尉，从此开始了他
的政治生涯。裴度居官勤于职守，唐宪宗即位以后，有削
平藩镇之志，裴度做事称旨，得到宪宗的信重，不断升迁，
官至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即宰相。之后在穆宗、敬宗、文宗
四朝，也历任显职。由于裴度生性耿直，事上尽忠，知无不
言，因而常遭皇上的冷落和权臣们的嫉恨。他曾三次被
任为宰相，却五次被排挤到地方任职。尽管如此，裴度却
一直为时人所重，名声著于周边少数民族，后人也称赞裴
度“以身系国家轻重如郭子仪者二十余年。”

裴度生活于“安史之乱”以后，当时，唐朝的阶级矛
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日趋激化和复杂，裴度身为朝中
大臣，坚决维护唐朝的统一，打击藩镇势力；又整肃朝纲，
与宦官、奸臣作不懈的斗争。他的这些做法，在一定程度上
反映了人民的愿望，同时对历史的发展也起着积极的作

用。

一、科举入仕

河东裴姓源于古老的风姓，传至伯益，被赐姓嬴氏。伯益传至非子，周孝王使养马于汧（今陕西省西部渭水支流汧水）、渭（即黄河支流渭河）之间，被封为秦之附庸。所谓“附庸”，是先秦实行分封制时期的一个封号，当时爵位有五等，即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。按分封制的规定：天子之地方千里，公、侯之地均方百里，伯七十里，子、男五十里。土地分封不到五十里者，不能朝见天子，附属于诸侯，称之为“附庸”。按此，非子“封为秦之附庸”，也就是封为附属于秦的一个小国。所以非子被封为秦之附庸后，就号曰“秦嬴”。非子之支孙封晧乡（今山西闻喜县裴城），从此非子的后代就以“晧”为氏。非子六世孙陵，当周僖王时，被封为解邑君，这时又去“邑”从“衣”为裴。陵裔孙盖，盖九世孙遵，从光武帝刘秀征战之后，迁居河东安邑（今山西夏县西北禹王城）。东汉安帝、顺帝之际，徙居闻喜。此后，裴氏子孙繁盛，并有很多迁徙到其他地区，但后来又多回归到闻喜。裴氏在唐代主要分为五房：一曰西眷裴；二曰洗马裴；三曰南来吴裴；四曰中眷裴；五曰东眷裴。其中东眷裴出自非子之后裴茂。茂第三子辑，号东眷。裴度即为东眷裴的后人。裴姓在唐代共有宰相17人，以裴度政绩最为卓著。

裴度虽出自河东著姓，但家世并不显赫。裴度的祖父有邻，曾任濮州濮阳（今属山东）县令。父淑，曾任河南府渑池县丞。唐代士人入仕以门荫和科举为主。门荫是指五品以上的高级官吏可荫子或孙做官。裴度祖父是个县令，父亲是个县丞，在当时属于低级官吏。裴度通过门荫入仕当然是不可能的。科举制起于隋朝，入唐后得到了发展，并分为常举和制举两种。常举又分秀才、明经、进士、明法、明书、明算、道举、童子等科，其中以明经、进士两科最为重要。明经考试的内容有帖经、经义和时务策，以帖经为主；进士考试的内容为帖经、诗赋和时务策，以诗赋为主。考帖经全赖背诵，作诗赋需要独立思考。因而中明经易，中进士难，当时明经的录取率为十分之一二，进士录取率为百分之一二，悬殊很大，有“三十老明经，五十少进士”的说法，即30岁考中明经已经老了，而50岁考上进士还是很年轻的，可见当时考取进士多么不易。进士及第虽难，但及第后易于升迁，前途光明，因此被士人称为“士林华选”，知识分子做到再大的官，不是由进士出身的人，总感不自信。

科学制中的制举，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。科目多临时设置。制举不常举行，每次录取的人数不过一二人至五六人。制举虽在科举制度中不占重要的地位，但因录取的人数少，得中的人非常荣耀。如果当时能够连中进士和制举两科，有人称为“两枝仙桂一时香”，更是一件无比荣幸的事情，而裴度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幸运的人。

裴度于贞元五年（789年）得中进士，时年24岁。这

样年轻就考中进士在唐代是很少见的。之后，又连中制举中的博学宏词科、贤良方正科和直言极谏科，这不仅荣耀之极，更震动一时。由于这种情况在唐朝并不多见，而且裴度日后又做了高官，所以裴度入仕就逐渐形成一个故事在民间流传，大意是说：

据说裴度貌不惊人，身材瘦小，无贵人之相。裴度科举屡试不第，即怀疑自己没有这方面的才能。正在此时，有个看相的方士在洛阳为一些有身分的所推重，裴度即前往拜访，请他给自己算算命相。看相的先生端相裴度后说：“您的形体神态，与他人略有不同，很难说好坏，将来如果不是非常显贵，就可能会饥饿而死。今天还看不出您的显贵之处，您可过些天再来，让我仔细给您看看。”裴度答应后离去。

看相后不久的一天，裴度到洛阳南面的香山寺游览，当他在寺中长廊庭庑之间闲步时，忽然看见一个穿白衣服的妇女，将一件丹黄色的丝衣及腰带等物，放在寺院的栏杆上面后就去向佛像祈祷，花了很长时间，又瞻仰又跪拜，然后离去。当裴度再次闲步到这里时，妇人不见了，但那件丹黄色的丝衣及腰带等物还放在那里。裴度知道是那妇人遗忘在这里了，于是将衣服及腰带收起，等待那妇人回来寻找。裴度等到天黑那妇人一直也没有来。裴度就把衣服及腰带拿回到自己的旅店。

第二天，裴度又穿上衣服到寺庙去，正值寺院的门刚开。他进去后看到昨天丢衣服的那个妇女，急急忙忙地赶来，神情怅然，口中念念有词地叹惜着，像是发生了什么

重大的事情。裴度迎上前去询问。妇人说：“我的父亲无罪被官府抓了起来，昨天从一个贵人那里借了两条玉带，一条犀带，价值一千余贯，准备贿赂当权之人，以救父亲，不想借来的东西连同衣服一起在这里丢失了。这样，老父飞来的横祸就逃脱不了了。”裴度听后深感同情，然后细细询问那妇人所丢衣物的颜色质地，断定确实是她所丢的以后，就将衣物还给了这个妇人。妇人这时激动地流下泪来，向裴度跪拜表谢意，并让裴度留下一件东西，以表达自己的心情。裴度含笑推辞，并让妇人早点回去打点官府以免误事。之后，裴度即去找看相的先生。这次，看相的先生将裴度仔细地看了一遍，脸色顿时变得非常惊异，惊叹道：“您这几天一定是做了善事，必将前途万里，已不是我能够测算的了。”裴度听后，即将刚才所发生的事情，告诉了看相的先生。裴度后来果然如看相先生所说，科考得中，做了很大的官，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。

看相故事有很浓厚的迷信色彩，当然不可信。但就事实而言，裴度的一生颇有气度，不爱财物，却是真的。唐朝科举得中以后，只是预示着将来易于迁升，还得从低级官吏做起，而不是马上就能授予很高的官职。根据唐朝的规定，裴度科举得中后，通过吏部铨选，被授予河阴县（治所在今河南郑州市西北）尉。

二、升任宰相

裴度任河阴县尉后不久，就升迁为监察御史。监察御

史始置于隋朝，唐代为御史台察院的长官，职责是纠察百官，巡查郡县，检视刑狱，整肃朝仪，品秩低而权限广。任内，裴度忠于职守，向皇帝上疏揭发奸权佞臣的不法之事，语言直率，无有隐晦，结果触怒皇帝，被贬为河南府功曹。不久，又迁为起居舍人。起居舍人是侍从皇帝，掌记录皇帝的言行的官，虽品秩低微，但必须文才出众的人才能胜任。到唐宪宗元和六年（811年），裴度又迁任司封员外郎，代皇帝起草诏令。唐代诏令包括册文、制、敕、诏、诰、策令、玺书、教、谕、德音等，哪一种诏令怎么写，话语怎样才适度，要求非常严格，非大手笔难于做好这个工作。裴度任司封员外郎不久，即升迁为司封郎中。按唐朝规定，员外郎为副职，郎中为正职。裴度从副职很快升迁至正职，说明裴度是非常胜任起草诏令的工作的。

再说安史之乱以后，唐王朝中央力量大为削弱，被迫以魏博（治魏州，今河北大名东）、成德（治恒州，今河北正定）、幽州（亦称卢龙，治今北京市）三镇分授安史旧将为节度使。他们在辖区内扩充军队，委派官吏，征收赋税，形成河朔三镇的割据形势。各镇节度使职位，往往父子相继，或为部将承袭。其后，山东、江淮之间也多仿效，列镇相望。到唐宪宗时期，藩镇发展到四十多个，形成所谓“自国门以外，皆分裂于方镇”的局面。藩镇间或互相攻战，或联合反唐，成为唐王朝的一个心腹大患。元和七年（812年），魏博节度使田季安去世，其子怀谏年幼不能治理军政事务，节度使的亲兵牙军即拥立小将田兴为留后，代理军政事务。

田兴代理军务后派心腹到朝廷活动，表示要奉守国法，同时接受朝廷委任的官吏，向朝廷输送赋税，唐宪宗对此深感高兴，派裴度前往魏州抚慰。再说魏博镇割据已久，节度使官衙修建得富丽堂皇，节度使本人的车马、服饰、住宅也非常讲究，已远远超越地方官员应具有的标准和气派。田兴代理军政事务以后，认为人臣不应该拥有如此豪华的衙门，于是就搬了出去，到旧日探访使的衙门里去处理事务。裴度到魏州以后，田兴请裴度在墙上写了篇壁记，以记述自己愿归顺朝廷、奉公守法的心意。对田兴的所作所为，魏州百姓深感其恩德。事后，田兴又请裴度到魏州所属各郡，宣讲朝廷旨意，每到一地，魏州百姓都闻风出城迎接，为裴度的到来而欢欣鼓舞。这次裴度出使还朝以后，被拜封为中书舍人。中书舍人是当时皇帝的亲近官员。

元和十年（815年），裴度改任御史中丞。御史中丞是朝中权任很重的官员，内领侍御史，考察四方文书计簿，劾按公卿章奏，又掌图书秘籍；外督部刺史，监察地方行政。御史中丞本是御史大夫的副职，但唐朝御史大夫往往缺位，御史中丞也就成为实际上的长官。

唐后期除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外，统治阶级与人民之间的矛盾也非常尖锐。当时宦官常借为皇宫采办物品的名义，用一百钱买好几千钱的物品，对人民进行掠夺，称之为“宫市”。当时皇帝为了享乐，养有很多动物，养动物的地方称为“坊”，有雕坊、鹤坊、鹞坊、鹰坊、狗坊，合称为“五坊”，由宦官充当小使进行管理。这些宦官仗着皇帝家奴的身份在民间胡作非为，甚至在民户家门口的井上，

张网罗雀，不让人汲水，动不动就拿“不要惊吓我为皇帝供奉用的鸟雀”来吓唬人。他们还常一帮一伙地到饭馆酒店中去吃喝，酒足饭饱后不仅不付钱，离去时还往往将装蛇的匣子留下，并告诫说：“我用这条蛇抓捕供奉皇帝所养宠物的鸟雀，你要好好养着，不要让它饥着渴着。”店主人知道他们是在刁难，不敢得罪，就向这些宦官说好话，贿赂钱物，让他们把蛇匣子带走。这样，店主人不仅赔了吃喝，还要倒贴很多钱物。

“五坊小儿”的所作所为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坏的影响，官府也多次出面治理，但收效甚微。这些宦官有一天到京城附近的下邽县（治今陕西渭南县北下邽镇东南渭河北岸），县令裴寰生性严厉，嫉恨“五坊小儿”凶暴，除按照有关规定将他们安排到公馆居住之外，既不向他们送贿赂，也不讨好他们。“五坊小儿”对裴寰的慢待非常恼怒。返回京城后就向唐宪宗诬告说：“裴寰慢待宦官，并出言不逊。”唐宪宗闻听此言，非常恼怒，督促有关部门将裴寰捉拿下狱，并让以大不敬的罪名，治裴寰的罪。

裴寰被治罪以后，朝野称冤，宰相武元衡等大臣都以理劝谏宪宗，让赦免裴寰，但宪宗怒气不解。一次裴度到延英殿奏事，又将裴寰冤枉之事向宪宗讲述，动情之处，言词激烈，宪宗更加恼怒，但又找不出理由驳倒裴度，就赌气地说：“我听你的话，就算你说得对，如果裴寰果真无罪，就判五坊小使的罪；使小使无罪，就处决裴寰。”面对宪宗的恼怒，裴度神色不变，从容回答道：“定谁的罪，确实应该像圣上说的那样办，但裴寰作为一县之长，不管怎样，本

心是出自忧惜圣上的百姓，并为此不顾自己的官位，这样好的官怎么还能再加罪惩处呢？”宪宗听裴度这样一说，怒色就没有了。第二天就命人把裴寰放了。

这件事情过后不久，宪宗就让裴度兼任刑部侍郎，并奉命出使蔡州（今河南汝南县）行营，慰劳当地的驻军。蔡州是朝廷军进讨藩镇的前线。缘起于元和九年（814年），当时淮西镇帅吴少阳死，其子吴元济自领军务，更加跋扈，四出攻掠，关东地区受其害者千里不绝。宪宗发兵讨伐淮西，但因所命统帅非人，出兵三年仍不能奏效。对此，宪宗深感忧虑。裴度出使回朝后，宪宗首先询问蔡州诸将的才能，裴度回答说：“以臣观之，李光颜深明大义，有勇有谋，将来一定会有所成就。”裴度说这话不久，李光颜就上奏朝廷，于时曲（即今河南漯河市沙河与澧河合流处下游一带）大败吴元济军。宪宗由此非常赞叹裴度有知人之明。

元和十年（815年）六月，藩镇王承宗、李师道均派刺客进京行刺宰相武元衡和裴度。结果武元衡被刺死。那天，裴度行进至长安通化里时也遇刺。刺客向裴度连击三剑，第一剑砍到脚上，但只砍断了靴带。第二剑砍中脊背，因用力不足，仅刺破了外衣。第三剑砍中头部，而这一天裴度正好带着毡帽，所以伤势不是很重。刺客再准备刺裴度时，裴度随从王义已将刺客抱住，并高声喊叫。刺客为了逃命即反转剑刃向王义的手砍去。搏斗中王义的手被砍断，刺客才得以逃脱。这时裴度因有伤站立不稳，滚落到沟中，刺客认为裴度死去，又怕停留久了被人抓获，就逃跑了。这件事过了三日，宪宗就下诏任命裴度为门下侍郎、同中书

门下平章事，这在唐朝来说也就是宰相。

三、请命督战

裴度生性刚直，能言善辩，尤其熟悉政治体制，凡所论说，令人耳目一新。裴度出使魏博返回京城以后，向宪宗奏报了情况，深合旨意，受到宪宗的称赞。再次出使蔡州劳军回京后，宪宗认为使命完成的更加出色，对裴度也就更加重视，言听计从。只是因为当时有武元衡执掌朝政，裴度还未能发挥更大的作用。自从武元衡被刺死以后，宪宗就把朝廷大政交付给裴度办理。

唐宪宗虽谈不上是个明君，但有振作朝廷的意愿，多少也能听进些朝臣们的意见，同时也革除了一些前朝的弊政，因此，朝廷在政治上也呈现出唐后期未曾有过的气象。唐宪宗在政治上最引人注目的事情应该说是与藩镇的斗争，重要的有两件：其一是征讨成德镇。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：宪宗元和四年（809年），成德节度使王士真死，长子副大使王承宗自称为留后。这种父死子继的情况在河北三镇中已相沿成为惯例。唐宪宗想革除藩镇世袭制，于是派宦官吐突承璀率兵前往征讨，结果吐突承璀威不足以服众，各道统兵将帅互相观望，无意立功，使战局陷于被动，不久就罢兵了。其二就是前面提到的对淮西镇吴元济的用兵。当宰相武元衡遇刺后，当时有人劝谏宪宗罢免裴度官职以安二镇之心，宪宗听后大怒说：“如果罢免裴度的官职，是使藩镇的奸谋得逞，这样朝廷纲纪怎么能振举？我用裴

度一人，足可以平定这两镇贼寇。”对于这样重大的事情，宪宗完全寄希望于裴度一人，而裴度也以平定藩镇为己任。这时裴度刚被行刺，一时行动不便，特请二十多日养伤，宪宗特下诏派兵护送裴度回家。随后，宪宗又不断派宦官前往问候。当裴度伤好准备上朝时，宪宗又下圣旨对裴度说：“不必到宣政院去报到，可直接到延英殿来见我。”当裴度直接到延英殿见宪宗时，宪宗对裴度问这问那，深表关怀。武元衡遇刺以后，京城不法之徒乘机作乱，朝野震恐，一片惊惧。裴度康复，执掌朝政后，人们才安定下来，并认为平息藩镇之乱有望。而自从裴度掌权后，朝廷出兵平定藩镇的计谋及各种消息日有所闻，大举出兵征讨藩镇迫在眉睫。

元和十一年（816年），宪宗的庄宪皇后去世，裴度充当安排丧事的礼仪使。宪宗因大丧不理朝政，想参照古代的做法，设置冢宰一职以总理朝廷政务。这时裴度上奏宪宗议论说：“冢宰一职是商、周时期六官之首，既掌管国家大政，又统领朝廷百官。如果当时天子昏暗，百官要服从冢宰的管治。这个官职到后代就没有了。现在不可再增加这个官职了。再说大唐建立以后，设官分职，自有一定的规定，设置什么官，不设置什么官，古今情况已经不同了，不必因循非要按商周时候办不可。”宪宗听后觉得裴度说得有理，于是下敕旨道：“皇后丧事期间，所有朝中大事均由中书门下省处置。”当时有识之士都认为此事处置适当。

就在庄宪皇后去世的当年六月，蔡州前线唐朝讨伐吴元济的唐邓节度使高霞寓在铁城（一名文城栅，在今河南

遂平县西南)兵败。消息传到朝廷，京城内外，人心惶惶。在兵败的坏消息传来之前，宪宗曾下诏，让群臣议论征讨吴元济之事，各抒己见，畅所欲言。多数朝臣觉得平定无望，建议宪宗罢兵赦免吴元济之罪。其中翰林学士钱徽、萧俛更是坚决主张罢兵，语言词也非常激切。这时，只有裴度力主破贼，毫不动摇。而就在这时高霞寓兵败的消息传来，当时朝中大臣认为宪宗肯定对用兵平定藩镇不会感兴趣了，都想去劝说宪宗乘势罢兵。结果这些大臣到延英殿去见宪宗，还来不及奏对，宪宗就首先说道：“胜负乃兵家常事，如果帝王的军队从来不打败仗，那么，自古以来怎么会说难于用兵呢？像吴元济这样的凶贼不应该让他有存活之地。今天但论怎样用兵，及朝廷的军事部署是否得当，对此，卿等一定要认真考虑。将帅如果有安排不得当的，也可讲出来，考虑重新调动；兵力有不足的地方，也要赶快派兵接应。怎么能因一将失利，就改变我们的大计方针呢？”宪宗这样一说，大臣们事先想好的话都不敢说了。从此朝廷再无人谈罢兵之事，这样，裴度平定藩镇的决心和行动就无人阻拦了。

就在裴度积极准备平定藩镇的时候，朝廷中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：大臣王锷善于理财，曾任岭南节度使（治今广东省广州市），通过巧征赋税，聚敛了很多钱财，王锷除向朝廷进奉一部分外，其余都据为已有。当时外国商船到广州的很多，王锷将他们的利益，也都收归自己，因此，王锷家室富有，胜于国库，每天他都向他在洛阳的家中发送十几只船的货物，并这样不间断地连续了8年。这些货物